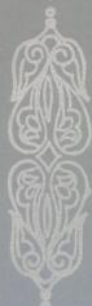


清鉴纲目

印鸾章 / 著 岳麓书社



清監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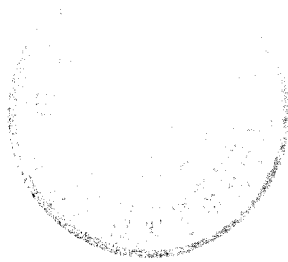
K249

清 鉴 纲 目

印鸾章 / 著

邓球柏 钟楚楚 / 标点

岳麓书社 出版



1594

标点者：邓球柏

钟楚楚

责任编辑：文正义

封面设计：许康铭

清 鉴 纲 目

印鸾章 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80000 印张：25.75 印数：1——6000

ISBN7—80520—046—7/K·8

书号：11285·99 定价：5.75元

凡 例

一、本书体例依据袁、王《纲鉴合编》，分纲、目二种，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俾得与袁、王《纲鉴合编》及《明鉴》成为首尾一贯之完史。

一、依《纲鉴》定例，凡关于国之兴亡，世之治乱，帝王将相之贤否，土地人民之分并，与夫政治制度之沿革，文化经济之变迁，凡足以观摩而昭鉴戒者，无不详审精当，罗集备举；其无补于世教民彝有裨正史者，悉置弗录。

一、本书凡十六卷，自太祖开国起至宣统逊位止，凡其间二百九十六年之事迹，简其撰述，详其考证，成为一衔接《明鉴》之史，使读者得于有清一代家国兴亡、政治得失均能了如指掌。

一、《纲目》于历代纪年之际，凡正统则用大书，非正统则用分注，其界最严。本书亦仍其例，如明末清初仍用一年两系之例，意亦存其正统也。

E126/93

一、《綱目》于命官时，惟宰臣皆书，餘官非有故不书。今沿其例，凡宰臣之拜免及卒皆书，餘官黜陟及名贤生卒有关政教者亦特例书之。

一、专制时代对于革命人物往往目为盗匪，如洪、杨之变，旧史必书为“盗”或“寇”，斯实有乖正谊，本书悉加厘正。

一、清季外交失败，与各国所订不平等条约，本书不惮繁冗，详为记载，冀后之秉政者有所警惕也。

一、清代地名都邑，民国已多更改，本书悉按最近划定区域概为注明。

一、编撰本书，参考书达六十余种。除《东华录》、《皇朝三通》及《大清会典》等官书外，餘皆为名人所撰可信之书。

一、本书竭个人心力，增修删订，历数年之久，始克于成，然疏漏舛误在所不免，当世宏达幸赐匡正。

清鉴纲目目录

开国纪要.....	(1)
太祖高皇帝	(4)
太宗文皇帝	(11)
世祖章皇帝 (顺治)	(18)
圣祖仁皇帝 (康熙)	(156)
世宗宪皇帝 (雍正)	(261)
高宗纯皇帝 (乾隆)	(306)
仁宗睿皇帝 (嘉庆)	(396)
宣宗成皇帝 (道光)	(439)
文宗显皇帝 (咸丰)	(476)
穆宗毅皇帝 (同治)	(531)
德宗景皇帝 (光绪)	(583)
宣统帝	(761)
清代帝系表	(818)

清鉴纲目卷首

开国纪要

清之先世为满洲。满洲者，居于长白山之东，盖古女真（即金国）遗种也。自蒙古灭金后，通古斯族势力日衰。相传有布库里雍顺者，以爱新觉罗为姓，始居吉林北境俄莫惠之野鄂多里城，建国曰满洲，是为清人开国之始祖（按始祖开基当在金之末造）。由布库里雍顺数传而后，国内大乱，举族被戕，幼子范察仅以身免。又数传至都督孟特穆（即肇祖原皇帝），诱诛仇人，恢复故地，时当明正统、景泰之交。始徙居赫图阿拉，是为兴京，距盛京二百七十里，即明之建州右卫也。孟特穆三传至都督福满（即兴祖直皇帝），生觉昌安（即景祖翼皇帝），尽收苏克素护河西二百里内诸部落，国势始大。觉昌安生塔克世（即显祖宣皇帝）。塔克世生三子，长曰努尔哈赤，即太祖高皇帝也。

〔附记〕《满洲源流考》曰：满之先世姓爱新觉罗氏，发祥于长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绵亘千餘里。山上有潭，周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涛三江出

焉。山之东曰布库里山。下有池曰布尔湖。相传有三天女浴于池，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入腹，遂有孕，寻产一男。及长，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布库里雍顺为名。天生汝以定乱国，汝宜志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乘以小舸，顺流下，至河滨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

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定。有取水河滨者，见而异之，归以语众。众往观，诘所自来。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乱。”且告以姓名。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交手为异，迎至家。三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尊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满洲，是为国基之始。

数世后，不善抚其众，国人叛。布库里雍顺之族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会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遂止，范察得不死。又数传至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生有智勇，慨然以恢复为志，诱杀先世仇人过半，于是始居赫图阿喇地（即今辽宁兴京县）。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充善子三，其三即兴祖直皇帝，名都督福满。兴祖生子六，其四即景祖翼皇帝。六子各居一地，称为宁古塔贝勒。

景祖生子五，其四即显祖宣皇帝，名塔克世。时近地部落名硕色纳者，恃其强，侵陵诸路。景祖令长子礼敦征之，灭其族，尽收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内诸部，国益强盛。后兴祖名阿哈纳者，欲聘萨克达路长之妹为妻。萨克达路长以阿哈纳贫，不许，而嫁其妹于董鄂部主子。遂相仇怨，引兵攻掠宁古塔贝勒东南二路。宁古塔时分居十二处，乃谋合并。兴祖孙吴泰者败其议，遂分裂势弱，而诸国纷乱，互相雄长。

时显祖嫡妃喜塔喇氏，即宣皇后，生子三，长即太祖努尔哈赤也。太祖生而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仪度威重，举止非常，骑射轶伦，刚果能断，凡所睹记终身不忘，国人称之曰聪明贝勒。明万历时，以尼堪外兰阴构明兵攻宁古塔诸部，景、显二祖被害。太祖乃誓复仇，卒取辽东广宁诸地，创立宏业，混一区宇之丕基盖肇于此。

以上为清代官书记开国源流如是，附录于此，以便参考。

太祖高皇帝

〔名努尔哈赤，显祖塔克世长子，在位四十有三年。初登可汗位，至明万历四十四年称帝，建元天命。几十有一年崩，寿六十有八岁。〕

太祖努尔哈赤，生而英毅，有武略，凡所睹记终身不忘，国人称之为聪明贝勒。其开国方略凡六：首统一满洲诸部，次征服扈伦诸部，次伐明，围抚顺，克清河堡，歼萨尔浒之师，迁都辽沈，叙次如左。

一、统一满洲诸部 满洲凡六部：曰觉罗部，曰苏克素护河部，曰浑河部，曰完颜部，曰董鄂部，曰哲陈部。努尔哈赤为爱新觉罗部长。觉罗部外，以苏克素护河部为最强。

先是，苏克素护河部有尼堪外兰者，为图伦城主，颇效忠明室，阴与明总兵李成梁合军攻古峪城。其城主阿太章京之妻为觉昌安之孙女，努尔哈赤之从姊也。觉昌安闻古峪有难，恐孙女被获，即偕其子塔克世率兵往援。既至，入城助守。而尼堪外兰给城民作乱，杀阿太，送款于明，并擒觉昌安父子诛之。

努尔哈赤时二十有五岁矣，闻之大怒，誓志复仇。先遣使诘明边吏。明谢误杀罪，归其祖与父之丧，赐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曰：“害我祖父者，

尼堪外兰也，当先灭之！”遂以万历十一年以其遗甲十三副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退保甲版，又被迫走抚顺，欲入明边。明边吏惧启衅，逐之。遂逃鄂勒琿，筑城居之。以中隔董鄂浑河诸部，追兵不能及。努尔哈赤遂改变行军方略，用兵先自近部始。于是首攻苏克素护河部之瓜尔佳城，次攻浑河部之贝琿城，哲陈部之托摩城及董鄂部，皆克之，遂越诸部进迫鄂勒琿。尼堪外兰复逃入明，努尔哈赤以执付仇人请。明边吏执尼堪外兰，送努尔哈赤军斩之；并岁赐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开抚顺、清河、宽甸、绥阳四口为通商所，冀以结其欢心。

努尔哈赤复乘胜攻克完颜部，于是五部皆服。越四年，又征服长白山之鸭绿江部，兵威益振，駸駸然合大东而奄有之矣。

满洲初起时诸部表

卫	部	名 号	今 地
建 州	满 洲	觉 罗 苏克素护河 浑 河 完 颜 董 鄂 哲 陈	辽宁新宾 辽宁柳河县境 辽宁新宾西北 吉林敦化县西 辽宁通化县北 辽宁柳河县东
	长 白 山	纳 殷 鸭 绿 江 珠 舍 哩	辽宁长白县境 辽宁鸭绿上流北岸 辽宁临江县北
海 西	扈 伦	辉 发 哈 达 叶 赫 乌 拉	辽宁辉南县地 辽宁辉北县西境 辽宁东辽河流域 吉林省城

野 人	东 海	渥 瓦 库	集 尔 喀 喀	吉林宁安东北窝集地 吉林延吉县北境 吉林宁古塔河流域
--------	--------	-------------	------------------	----------------------------------

〔附记〕明初灭元，分关外地为三卫：一曰建州卫，统满洲六部及长白山三部；一曰海西卫，统扈伦四部；一曰野人卫，统东海三部。皆在今辽宁、吉林之间。其时明人疆圉尽于今开原、铁岭、辽阳、沈阳、海城、盖平诸地，其东北皆为权力所不及。三卫之建不过仿唐羁縻州之制，以略示羁縻而已。至神宗万历时，此三卫中诸部互相雄长。扈伦在满洲之北，其势最强。及满洲六部中努尔哈赤崛起于觉罗部，遂合并诸部而建立为一统之大帝国，以与明室相抗拒。

二、征服扈伦诸部 努尔哈赤之用兵也，先自近部始。其始攻克满洲五部，继乃北向，与扈伦诸国争雄长。扈伦者，明之海西卫地也。海西四部叶赫最强，为塞外诸国盟主。及努尔哈赤统一满洲，又收服鸭绿江部，尽有其众，疆土自扩。叶赫酋长纳林布禄忌其强，乃遣使满洲，以均势之说相要挟曰：“扈伦四部，言语相通，势同一国。今所有国土，尔多我寡，盍割地与我？”努尔哈赤不应。纳林布禄乃纠合扈伦四部及蒙古之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长白山之珠舍哩、纳殷二部，计共九国，联军来攻。众凡三万，分三路进兵，阵于浑河北岸。

努尔哈赤闻联军大至，引兵至扎喀城，乘城观之，谓诸将曰：“乌合之众，其心不一，殄其前锋，必自退，因而乘之，蔑不胜矣。”乃移军疾驰二百里，至古岢山，据险而阵，发百骑挑战。叶赫西城酋长布寨、科尔沁酋长明安先众突进。布寨马触木蹄，努尔哈赤兵即斩之，乘胜长驱。明安陷淖，易马遁。联军遂大溃。努尔哈赤逐北数十里，斩首四千级。诸部大震，先后屈服。纳林布禄不得已，纳其女以和。此明万历十九年事也。

未几，叶赫复叛，与哈达同谋抗拒。努尔哈赤怒，乃发兵先击哈达，克其城，灭之。继又灭乌拉、辉发二部，又北略东海诸部，兵力益强，疆土大拓。万历四十四年正月朔，满洲诸贝勒、大臣奉表劝进，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立国号曰大金，建元天命，定都兴京。

〔附记〕清之先，本出于金代女真部族。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国号曰大金。旋以区别于前代之金，改称后金。此事见日本人所记清初国事甚夥，如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及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等，言之綦详。今奉天盛京城抚近门之匾额尚有“大金”字样。而清代官书皆深讳之。

其讳称大金，实自太宗皇太极始。皇太极承太祖基业，复加开拓，其后疆域日广，境内包有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及西藏人等，不止女真一族。大金国号不适于对待外族之用。且汉人对于金人素多恶感，尤与招徕汉族为非宜。因于即位后之第十年改国号为清，并将前此之文书部面书大金者一律改为满洲。满洲音近曼殊，本佛名号，意谓清之帝主为佛之化身，用以笼罩各族之人心，托大金为广大。自此明清一代三百年，官私文字咸称崇德以前为满洲，而大金及后金诸名称遂无依据。

最可怪者，清之部族实为女真。女真起于辽，后避辽兴宗讳，改称女直。历金、元皆称女直，至明复旧称为女真。而清人自认满洲为其部族，不认女真，故修《明史》时，凡遇女真事皆削去之。尤奇者，《字典》注中，凡女字、真字、直字下，皆无女真、女直等字样。《韵府》亦不收女真、女直字样。《满洲源流考》遍详东夷各部族，独无女直专条，仅于文字中一见女真字样。清历世示人以不广，以故载笔之臣小廉曲谨以媚一人，宁失史家之实，无犯温树之戒。由今思之，可谓陋矣。

三、初次伐明之役 努尔哈赤既称帝，于是制国书（创立满洲文字），定旗制（初兼并诸国，分其众为四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又增设四旗，以杂色镶之，曰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分左右翼。共为八旗）。置理刑听讼大臣五人，佐者十人，以分治国事。（凡有大讼狱，佐者十人审问，官之五大臣。五大臣复审，言诸贝勒。众议既定，犹虑或有冤抑，

必令讼者跪帝前，更详鞠之。故群情皆得上达，国内大治。使国民皆兼习兵农，刈获既毕，则纵牧群畜于山野。由是国富民殷，归附者日众。

时海西四国已平其三，惟叶赫恃明之援，负固不服，努尔哈赤恶之。初，明人之设海西卫也，分南北二关，以哈达为南关，叶赫为北关。哈达既灭，南关已失，所恃者惟北关。而北关逼处开原、铁岭，尤边疆之屏蔽。蓟辽总督蹇达亟上疏陈东方隐忧，不可不早为之备。于是神宗乃屯兵于开原，而以火器兵助叶赫防守，为犄角之势。叶赫既恃明之援，与满洲抗衡。而明亦倚叶赫之强，为辽东之保障。努尔哈赤乃聚诸贝勒谋曰：“叶赫恃明之援，今若先图叶赫，则明兵揭我之虚。不若大举伐明，先挫明兵，然后再图叶赫。”诸贝勒曰：“善。”遂于万历四十六年兴师伐明。临行以七大恨告天，略曰：“我祖父未损明一草寸土，明边吏轻信磨擦外兰之言，无故启衅，杀我祖父，一也。设碑勒誓，明不遵守，遣兵越界，卫助叶赫，二也。明以擅杀为词，拘我使臣，胁取我十人，抵罪边境，三也。明助叶赫，致叶赫背约，以其许字满洲之女改适蒙古，四也。我满洲累世所守疆土，耕田艺谷，明不许刈获，遣兵驱逐，五也。叶赫渝盟召畔，明乃偏信其言，遣书诟谥，肆行慢侮，六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侵，既被征服，又胁我复其国土，七也。”遂进军围抚顺，降其守将李永芳，夷其城而还。是年秋，复进军克清河堡，全辽大震。明神宗起杨镐为经略，合朝鲜、叶赫兵共四十七万，以御努尔哈赤之兵。

四、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七年春，明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出师：山海关总兵杜松出中路之左，由浑河入抚顺关，广宁道张铨监之；辽东总兵李如柏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鸦鹑关，

辽阳道阎鸣泰监之；开原总兵马林出北路，由开原会叶赫兵出三岔口，开原道潘宗颜监之；辽阳总兵刘挺出南路，会朝鲜兵入宽甸，海盖道康应乾监之。而以游击崔一琦别监朝鲜兵，合趋满洲都城。号四十七万，期以三月一日会二道关并进。

会大雪，兵不能前，师期泄。杜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浑河，连克三小寨。遂乘胜趋萨尔浒谷口，以三万众屯萨尔浒山，而自引兵二万攻界藩。努尔哈赤方筑界藩城，夫役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伏精骑谷口以待。俟松军过，伏发，尾击之。至界藩渡口，以夫役千人相助反攻，而自率六旗兵直趋萨尔浒山大营。甫战，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战，努尔哈赤自暗击明，万矢雨集，发无不中。而明兵由明击暗，銃炮皆中树林。遂乘晦拔栅逾堑，占领萨尔浒山，溃其军三万。松闻耗来援，山上兵据高驰下，与山下兵夹攻，冲松军为数队。松中矢死，全军尽覆。此中路左军也。

北路马林兵出三岔口，闻松军败，结营自固。努尔哈赤乘高奋击，林大败，遁走开原，潘宗颜力战死之。杨镐闻耗，立檄止如柏、刘挺两军。如柏至虎拦关，满洲守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溃，奔走相蹴，死者数千人。时刘挺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克三寨，不知松军之覆没也，整众前进，登阿布达哩冈。会努尔哈赤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挺西；冈上自高驰下，趋挺西者复从旁夹击。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以诳挺，挺军大乱，力战死。挺、骁将也，既战死，明师丧气。康应乾及朝鲜兵营富察之野，努尔哈赤移师邀击，大破之，应乾仅以数百骑免。一琦败走朝鲜营，朝鲜帅惧，率众降，一琦投崖死。时马林走开原，努尔哈赤移师攻之，乘胜遂取开原、铁岭。

是年八月，努尔哈赤复进兵叶赫，叶赫不能支，遂被灭。（自是明之南北两关皆失。）于是言语相同之国悉归于一，疆域西至辽，南至朝鲜，东际海，北抵黑龙江矣。

五、迁都辽沈 初，杨镐既败，明廷逮镐治罪，以熊廷弼代之。廷弼有文武才，善用兵，熟边事，集大军十八万，分布诸要隘，倡固守之策。努尔哈赤以此按兵不进者年馀。天启初，明臣忌廷弼者争劾其不战，廷弼遂乞罢，以袁应泰代之。应泰故循吏，非治边才，且不知兵。会蒙古大饥，诸部多入塞乞食。应泰奏请收抚，招降万余人，分处辽、沈两城，优其廩食，与民杂居，欲以为助，而此降人转为满洲耳目。天命六年春，努尔哈赤率兵攻沈阳，克之，总兵贺世贤战死。三月攻辽阳，应泰集诸军分陴固守。满洲兵冒炮火登城，据其一隅。城中遽大乱，应泰自焚死，城陷，盖皆降人为之也。

努尔哈赤既克辽、沈二城，分兵四略。于是，辽河以东之堡塞营驿及海、盖、金、复诸州大小七十馀城以次俱下，遂由兴京徙都辽阳。明年渡辽河，进取广宁，又连陷四十馀城，明兵退入山海关。遂由辽阳迁都盛京，即今之辽宁沈阳县也。

越数年，努尔哈赤复率大兵攻宁远，明巡抚袁崇焕守之，火器炮石齐下，不能克。乃叹曰：“朕自二十五岁兴兵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此宁远一城竟不能下，岂非天耶？”因不怿者累日，旋即病卒。其第八子皇太极嗣位，改元天聪，是为太宗文皇帝。

〔附记〕清太祖努尔哈赤，雄武英毅，夔不犹人。有子十六人，又皆赳赳武夫，奋勇善战。每有征伐，与诸贝勒（即诸子）适野而谋，画地而议，上马而传令，令简而速，故事靡不举。分部下为八旗，每临敌，七旗却走，一

旗拒战，即以七旗佐领之丁分给一旗；一旗却走，七旗拒战者亦加之，国民十馀万户，分处辽河东西，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征调，战胜则分俘而受赏，人自为兵，兵自为饷，故无养兵之费，而用靡不给。起兵二十年而国基开，又十年而王业定，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